

晴眼的媚妖

集作中讀

嗜眼的媚妖

黃中作集

【小說】

上海

金屋書局

1928

自叙

老實，我要放肆說幾句話。

這一小冊子裏邊的十多篇舊作，當然够不上稱做『名山不朽』之作；並且我近來的思想和文字，多少又起了一點變化，可是不知怎樣的，偶然翻閱，終覺得還可一讀，有幾篇在最近的環境裏恐怕還做不出來。

我曾在時代的偶像林中，挑選了不少的所謂傑作，把來和我的拙作並讀一下；可是奇怪，覺得人家的東西，也未必見得大了不得！『文章是自己的好』，這話不錯吧？

橫豎在這樣渾亂到無可渾亂的中國，誰也可以放幾個屁，不管是香的臭的，自有人奉作『金科玉律』；那我何必謙謙地不顯我的醜呢？

『大胆老面皮』，是我最近悟會到的一句格言！好，大一大胆，老一老面皮，好在這屁世界中，還容得我一放而無愧！

要是嫌我的屁是陳臭的話，那我的屁總算還有屁的成分——臭！在這無聲無臭的著作界中，我想把一點『阿摩尼亞』的臭味來刺戟一下，也未始不是『開竅』的一法，像患了時疫的急救一般！

那我這一小冊子，總算見了功效。

若渠說：『不怕臭，越臭越好！像喫臭豆腐，臭豆腐乾，其功效反而能除痧辟疫！』我就把來送給他。

可是喫慣西餐的，怕沒有這胃口吧？

十七，三，一日在上海

目 錄

頁碼

一個失蹤的瘋子	一——一六
歸來	一七一——一九
生命之源	三〇——四六
足跡	四七——五八
汽車中的婦人	五九——六九
微笑	七〇——八四
灰色的袍子	八五——九六
謎	九七——一〇五
妖嬈的睛眼	一〇六——一二二

灰燼·····	一三三—一三一
神秘的畫像·····	一三一—一四五
迷夢·····	一四六—一五九
名人的照相·····	一六〇—一六九
刼灰·····	一七〇—一八一

一個失蹤的瘋子

他覺得週圍的空氣，很渾濁，很灰黯，什麼人都要欺侮他，嘲弄他，蹂躪他，他罰誓不願再住下去。

他覺得這兒的人，都是沒心肝，沒腦子，沒靈性的惡魔，怪物。要是再和他們住在一起，怕要變成一個瘋子！他決意離開此地，往別處去。

他很想到N城去走一趟，因為那邊有他的一個最好的朋友——好幾年不見的朋友，他很想投奔到他朋友那邊去，他想那個朋友怕不會欺侮他，嘲弄他，蹂躪他。

他典去了幾件夏天的衣服，卻僅僅夠得到N城去的一趟三等車的川資。對他毫不在意，他購了車票，匆匆地上了火車。

他在三等車廂裏揀了好幾個座位，覺得都不中意。雖然車廂裏的乘客還不多，可是已經嘈雜的莫可名狀。各種混化的氣息——尤其是一股從乘客們口中噴出來的煙的臭味，刺戟到嗅神經上，委實有些難受。他皺着眉頭，沒奈何在一個靠窗口的橫座上坐了下去。

他覺得車廂裏的空氣，有更換的必要，便把那靠身的窗子，推了開來。可是坐在他旁邊的一位老先生，大不舒服，蹣起了幾根稀黃的鼠鬚，算是表示反對似的，把那窗子拉了攔來，嘴裏還在咕嚕着：

「天氣這般冷，你雖不怕傷風；我們老年人是禁不起的。」

他昂起頭來，見是一位老先生，他便忍耐住了，僅僅地哼了一聲——思意說：

「爲的你年紀大了一點，勝了你也不武。」

他想要換一個座位，無奈這時車廂裏的乘客，已擠滿了，他沒奈何聳了

聳肩，把兩手籠在袖子裏面，身子靠在窗子的旁邊，眼睛半開半閉地向車廂裏轉了幾轉，他覺得這一般人，都是很可嫌惡的，同那車廂裏很可嫌惡的空氣一樣，他實在有點不願意瞧見他們；便垂倒了頭，闔攏了眼睛，裝做睡覺。

火車在慢慢地行動，他好像沒有覺得似的，直等到火車開足了速率，野風從窗隙中直鑽進來，他才覺得身上有些寒冷，他便直起頭來，抽出兩手，把大衣的領子，翻了上去。這時他的一雙缺乏神彩的眼睛，也睜了開來。

他斗的喜悅起來，眼睛也睜大了。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在離他十幾個位子的座位上面，來了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少年！他認識那少年也是他幾年前的一个要好的朋友！他真料不到能穀幕地裏在車上遇見，自然說不出的心裏快活出來！想他要立起身來招呼一下，忽然見那少年的身上，穿的異常齊整，而迴顧到自己身上，一件比較好一點的舊大衣，還是破的，他在這衣裝的階級

上，把他的勇氣打消了一半。他呆望着那少年，竟有些不敢招呼。

他又聽見那少年正和一個肩並肩的女子，在有說有笑地談話。那女子出落得很標緻，雖然妝飾平常；而容光照入，異常嬌媚。他見了尤其是顧影自慚，再也不敢招呼。

他正在伸頭探腦地窺望，恰好那少年回轉頭來。他條的漲紅了臉，不由不站了起來，微微地展着笑容，剛要開口喚那少年的名字：那少年也瞧見了他，卻只對他睇了一眼，即回轉頭去，仍舊和那並坐的女子談笑着，好像對於他並不認識的樣子。

他氣極了！臉上漲的緋紅。他把大衣的領口，緊緊地裹了一裹，閉了嘴，發狠地坐了下去。他也回轉了頭，望着別處，不住的冷笑着。

本來他坐在車中，什麼都不想；此刻卻抽出了他的思路：

『不過隔得幾年，我也並沒有改變，只是窮了一點。怎麼便貶眼不相識

了？

『這樣看來，朋友的交情，也是流動的液體罷了！』

『哼！好勢利！同我一樣地坐在三等車裏，有什麼大不了的；便這樣地瞧不起人，可笑啊！』

他恨的牙痒痒地，巴不得把那個少年揪了過來，狠狠地毆打一頓。他雖然不情願再瞧那少年，忽然他起了一種報復的鄙薄的念頭，他的一雙射着怒光的眼珠，也不由的斜了過去，算是表示他報復和鄙薄的樣子。

他見那少年仍舊在有說有笑地和那女子講話，他又覺得怪刺眼的，不願意瞧看，他的一雙眼珠，也便閃電似的閃了回來，接着聳了聳肩，發了一陣輕薄的冷笑！

『裝什麼醜態！……』

『也不見得漂亮呀！像這樣的女子，老實說，送給我還不要！』

他覺得這咒詛是不應該的，但是他此刻一心想報復，只要滿足他一己的快意，什麼都要咒詛，他終竟覺得就是要咒詛，也不應該波及那女子；那女子沒有開罪過自己呀！他便把那咒詛的念頭打斷了，忽然一個轉念：

『也許是面貌相同罷，世間面貌相同的很多呢。』

他不由的回過頭去，再向那少年望了一刻；想要在那少年的面上，找出一點異樣來，終於他疑惑起來：

『就使面貌相同，終有些兒異處，怎麼……？』

他側着耳朵，聽了聽那少年的談話聲音，他又生氣起來，因為那少年的談話聲音，已證實了那少年是他的朋友，的確的！他便鼓着兩腮，吐了一口唾沫，狠狠地回轉頭來，眼望着窗外的野景，再也不願回過頭去。

窗外的野景，很迅疾地在他的眼前飛過，他一點都沒有瞧見，他只瞧見映在玻璃上的像薄霧般的他那自己的模糊的面容，他覺得他的面容，枯削的

一點肉都沒有，祇剩一層極薄的面皮，包裹着一個大腦殼的骷髏；兩眼深深地陷了進去，嘴唇也白的像紙。他自己也覺得可怕，不由的對着那窗上的影子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他因此聯想到在幾年前頭的他面容：豐滿的，腴潤的，光鮮的——多麼的秀美啊！那時他何等的快樂，何等的逍遙自在！幾多的親戚諸媚他，幾多的朋友趨奉他，幾多的美人歡喜他……可是現在呢？

他又聯想到在這最近的幾年裏頭，簡直是到處遭人白眼，親戚，朋友，美人……都眨眼不相識了，一切的人，誰也欺侮他，嘲弄他，蹂躪他。他又是一個任性使氣的人，死也不肯下人，因此，他成了一個社會上的被逐者！

他又引起了心頭的火，臉上覺得熱辣辣他好生難過，他緊緊地咬着齒牙，握了拳頭，在自己的腿上敲着，他已忘了坐在火車裏面，坐在他旁邊的那位老先生，實在耐不住了，捋着幾根稀黃的鼠鬚，待要發話；一抬眼卻見他

的面容，獐狎的可怕，不由得吃了一嚇，急忙回轉頭去。

火車上的汽笛，拉着很長的叫聲，震的人耳朵裏的鼓膜，像要破裂的一般。車廂裏的乘客，個個掩耳不迭。他也如同夢裏醒來的樣子，才想到自己在火車上面。

他凝了一會神，他又聯想到那個往在N城裏的多年不見的朋友——他覺得那N城裏的朋友，也未必靠得住，因為他萬想不到火車上的那個少年——也是幾年前的一个最好的朋友，竟會這樣地對待他。因此他對於那N城的朋友，也便不信任起來。

『雖然比較好得多，但是多年不見了，怎知他近來的品性呢？』他在這樣地想。

他覺得非常地失望，他在沒有出發之前，曾經再三的籌思，覺得只有一條路，還可以走。現在連這一條路——簡直可說是最後的一條路，也沒了。

希望，自然，他非常地哀痛！

他覺得世間空空洞洞沒有了他的立脚地。世間的人，都成了他的仇敵。便是那個N城的朋友，他也漸漸地憎惡，鄙薄，藐視起來，當做仇敵看待。他覺得頭裏昏昏沉沉地一點都不甯靜。一切的感覺，也似乎失去了本能。他便閉了眼睛，面頰偎貼在玻璃窗上，一點都不覺得冷。

『回去罷！』他在這樣地想。恰好火車到了S城，停靠下來。他便懶懶地張開眼皮，向窗外望了一望。許多的乘客，正在紛紛地下車。他也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，跟在許多下車的客人後面，走到了車門口。他忽地站住了跨不下去。因為袋裏的銀錢，在告訴他，不能回去了！他也立刻記起了所以出門的原由，曾經發誓不願再回去的了。他頓時腦筋混亂起來，癡癡地站在那裏，同麻木去了的一樣！

許多上車的客人，都恨他攔住了門口，把他推擁了上來。他微微地嘆了

口氣，待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卻已給人佔據了去。坐在旁邊的那位老先生，很得意似的對他着摸着幾根稀黃的鼠鬚，在微微地笑。他生氣起來，橫了那老先生一眼；那老先生慌忙回轉頭去，再也不敢向他觀望一下。

只有那少年的旁邊，還虛着一個座位。他因為不願意和那少年同坐，負着氣踱到了別個車廂裏去。

他發狠起來，把袋裏餘剩的銀錢，在車上買了一點吃食。他不管生的，熟的，冷的，熱的，夾雜地嚼了一頓，一點沒有辨出什麼滋味來。他還覺得沒有暢快，更買了一包紙煙，不斷地吸着。他是一個向來不吸煙的人，一連吸了幾支，頭裏就有點發暈起來。但他反而覺得舒適了許多。

他覺得這個法子，可以麻醉一下；可以減少他不少的無形痛苦。他便把所剩的銀錢，盡數買了紙煙，一刻不停地吸着；而且狠命地吸着。

火車到了N城，已經是終點，車廂裏的乘客都走完了，僅僅地剩他一個

人睡倒在靠窗口的橫塵上，什麼都不知道。他的右手垂了下來，食指與中指的中間，還夾着一支燃着的紙煙，差不多已燃到了他的指頭上去，他也一點都不知道。

幾天之後，他在公共醫院中的病牀上醒了過來；但是也可以說沒醒過來，因為他仍舊什麼都不知道。不過他的眼睛已經睜了開來，睜的很大很怕！難得他的眼珠有時轉動一下，像是醒了過來的樣子。

他身上燒的滾燙，在熱度最高的時候，曾經到過四十度以上。醫院中的醫生，都說沒救了。後來不知怎樣的，他的身上的熱度漸漸地降低下來；終於和平常人一樣。他的知覺，也漸漸地回復過來；但是也可說沒有回復過來，因為他已成了一個瘋子！

他一瞧見人，他的眼珠上面，便絡滿了紅絲，赤燄燄地射出怒光來，形狀很是可怕！而且伸拳露臂地罵個不休！